

和法兄：

9.23 函敬悉。山由琛之病，看来已入膏肓，恐难全愈。我的奋斗目标，始则求治疗，想住进专科医院；继则追求“临终病床”。朝阳医院大夫则要求出院。我连日奔走医疗，确实是似海、森严。尽我亲友范围内，已完全跑遍，到了走投无路之境地。正想，吁求高级领导同志，吁吁求援。

9.23 晚行知我的亲战友去找了北京市卫生局长，告以实况。据说，局长已托其秘书打电话给朝阳医院领导。这么一来，可能缓和一下。但充其量，只不过是“临终床”而已！但专科医院，我无行政领导则难于协助了。求生不易，求死也得奋斗。概括起来，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。

关于《翰传》，我已约了三人从中谈话、纪录、提向。已经商量好了。我也筹划了一下。因有一人度假去庐席一周或十天。不待不稍推迟。由病，或拖或终，《翰传》之顶开个头。开集几次，我必主持，经过几次，当有一个章法。即使我有几次请假缺席，别人也可以照章进行。随后仍可补充。比较长期冻结为好。

如徐盈兄索取旧稿，我打标复制一份，把原稿归还。随后如用文章形式发表，我们也可以用补充稿供应。毫无困难。

《翰传》编写工作，关键在于提向。年青人至多只能纪录，不能提向。我现在进行时，着力于提向，事先也要下力思考。

纪录和润饰是下一步的工作。

28日起（6-7时）我将在医院“随时在侧”，等她清醒时，转达你们的深情厚意。

匆复

陈映世 82.9.25